

法国宪政之路的社会结构分析

程 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律系, 北京 100038)

[作者简介] 程 华(1971-), 男, 黑龙江双鸭山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宪法学、法理学研究。

[摘 要] 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法国宪政道路的曲折与反复, 法国大革命表现出来的种种迹象、特征与宪政之路的反复说明了当时支持宪政的社会基础并没有真正形成。大革命的后果是为市民社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标志着宪政之路刚刚开始。在近一个世纪的革命与反复中, 随着社会基础的成长, 宪法走向稳定。

[关键词] 宪政; 社会结构; 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 DF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6-0837-05

一、宪政之始: 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结构

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日起到目前为止, 对其反思、批判以至彻底否定几乎同赞扬一样普遍存在。1790 年英国人伯克发表的《法国革命论》猛烈攻击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 “法国革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 种种最惊人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以最荒谬、最可笑的方式以及最卑鄙的手段被制造出来”^[1] (第 14 页)。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类罪恶的渊薮, 它是对整个社会的摧毁和瓦解。 “这种摧毁和瓦解, 不管政治上的党派多么强大, 都无法赋予它正当性, 也无法使它不给周边的一切带来可怕的后果, 即在行动本身和在示范作用上都不可能不带来可怕的后果”^[1] (第 178-179 页)。把这场革命视为罪恶, 是因为法国革命与恐怖和专制相连。梅斯特尔将法国革命所呈现的一切称为魔鬼般的可怕情景。沃勒斯坦认为, 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现代世界的全部政治热情, 甚至超过了惟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俄国革命。它似乎成了现代历史的一个主题, 论述它的历史著作如此之多, 以至现在到了应该有人来为那些史书撰写历史的时候了^[2] (第 25 页)。对法国大革命的诘问甚多: 法国大革命是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何以专制收场?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为目的, 何以过程和结果更倾向于平等? 直接民主、全民参与为何同专制与恐怖相连? 这些问题本文未必能够准确回答, 造成的原因也是很多, 本文试图从社会结构与理论基础来进行探索, 首先还是大概浏览一下法国革命前的社会结构, 应当从革命前的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

整体上讲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到 1789 年, 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阶级同时产生了危机, 这也构成了法国宪政之始的社会结构。

法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家, 农业经济在 11 世纪正式确立。法国同英国一样在近代首先开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但法国贵族不同于英国贵族, 长期以来未形成独立的政治表达和独立的政治地位。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 一直是以国家集权方式推进政治, 长期以来形成了行政权超越一切的局面, 而三级会议从 1614 年以来就不曾召开。在资产阶级没有成长起来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之时, 没有贵族团体的独立政治地位, 自由就无法实现, 因为不存在反对专制主义的屏障和社会基础。而法国后来宪法的反复立废和宪政体制的反复变更为此付出了代价, 才算认识到, 在君主政体的专制主义与没有社会结构支撑的民主政体的专制主义之间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至少在受奴役这一点上简直殊途同归^[3] (第 11 页)。16—18 世纪, 封建土地制度是法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 1789 年以前, 法国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

所有,贵族领主占有 3/5,国王和教会各占有 1/5。农民要向租借土地的领主交纳沉重的地租和赋税,在 18 世纪的法国,直接税与间接税相加,占农民收入的一半,此外还有“什一税”,法国农民的境况非常艰难。所以托克维尔认为,18 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 13 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14 世纪的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4](第 160 页)。而到了 18 世纪,“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4](第 166 页)。在农村,贵族享有特权,贵族虽然长期以来不再参与国家治理,但是他们一直保持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在 1788 年法国人民被分成教士、贵族及市民或第三等级,而等级间严重不平等,同一等级内负担上也不平等。1.8 万名第一等级雄踞最高处,贵族等级成分划分也复杂,几百万没有特权的第三等级也各自独立划分。市民阶级包括律师、医生、作家、实业家及银行家等中产阶级和工匠、小店主等下中产阶级。社会的最底层是 2000 万农民。政府机构庞大复杂,不行贿办不成事,对工厂的重复征税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葡萄酒从产地经各地市镇到巴黎要收很多次税。

没有自由,人民怨声载道,敢怒敢言,终于在 1789 年 5 月 5 日召开三级会议。托克维尔所言,危险来自于开始改革,法国社会的疾病并非始于 1789 年,而是专制统治长期积累所至,同时路易十六的变革来得太晚了,它无法抹去人们对过去的不公正、残忍性的记忆,无法制止积蓄已久、已经到达顶点的不满,革命已经不可阻挡。人民要求立宪,但立宪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的政治问题和实现公民的自由吗?上述对大革命前的社会结构进行分析说明了法国宪政之路为什么漫长?为什么伴随着激进与暴力?它也提出了宪政的价值问题,是以追求民主为终极价值,还是以实现人权为最终追求?是社会基础决定了法国的宪政之路,而不是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设计和政治激情。事实证明,按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设计所行进的革命结果是恐怖革命,革命者被革命,宪法所承诺的人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面前荡然无存。

二、宪政曲折之路:从社会基础与宪政理论方面分析

法国大革命表现出来的种种迹象、特征与宪政之路的反复说明了宪政的社会基础没有真正形成。

第一,宪法为什么频繁制定与修改?从 1789 年到 1870 年的 81 年中,法国爆发了 4 次革命,经历过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专政制、帝国体制的更迭,先后制定了 1791 年君主立宪制宪法、1793 年雅各宾宪法、1795 年共和宪法、1799 年拿破仑宪法、1804 年第一帝国宪法、1814 年波旁王朝宪法、1830 年七月王朝宪法、1848 年第二共和国宪法、1852 年第二帝国宪法等。法国政权的频繁更迭和宪法的多变反映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反复及社会结构的动荡,虽然大革命的历史是 10 年(1789 年——1799 年),但其日后对法国立宪的影响却持续到 1958 年,1958 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使法国的立宪活动基本稳定。宪政的基础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而宪法在当时不过是掌权者玩弄民意的形式,宪法的反复变动说明了社会结构与宪政体制的不稳定,这也是法国宪政的一个鲜明特点。

第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灵魂是卢梭的思想,但没有宪政社会基础的立宪只能走激进革命之路。法国大革命采取的形式是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形式,开启了以激进的方式荡涤封建社会的历程。革命中高扬自由与理性,而结果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后人对法国大革命的诟病也始于此。首先在于它的暴力与恐怖,以全民公意扼杀个人自由,由一个人的专制而导向多数人的专制,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执政,典型的是以民主高于自由为价值追求,使专政达到了顶点。1789 年召开了自 1614 年中断的三级会议,标志着革命的开始,革命开始阶段的主力是贵族,而后来贵族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与英国完全不同,当资产阶级和农民把贵族变成了革命对象时,已使专制与自由之间缺少了缓冲地带,激烈是不可避免的。夏托布里昂的名言:“贵族发起了革命,平民完成了革命”^[2](第 28-29 页),说明了这一转化过程。而资产阶级是借助民众力量从贵族手中夺取领导权,又通过热月党人压制民众,尤其是拿破仑的雾月 18 日政变彻底打击了民众力量。这个过程是同暴力与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借助民众力量,打着“公意”的旗帜,最后走向专制。房龙认为,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5](第 357 页)。革命的过程和手段是不自由的,也是不宽容的,它凸显了阶级对立以及现实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而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托克维尔指出: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4](第 51 页)。在破除专制与宗教的同时又制造了“革命崇拜”,栽种 60 000 株自由树、小红帽、三色徽等革命圣物^[6](第 209 页),表明了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的一些重大革命事件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人民大众狂欢文化的色彩。

第三,没有发达的市民社会作为中介与基础,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同广大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进行了结合,并以不断变化的宪法赋予这场革命以形式上的合法性。法国大革命以追求自由开始,以实现平等而终,以直接民主和“公意”完成了由个人专制向集体专制的过渡。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实践表达了法国虽频繁更迭宪法而无宪政之实:把政治与民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而不是社会基础上,以行政手段建立道德政治;蔑视英国宪政制度,抵制英国宪政观念,实质上是以

积极自由代替消极自由,以极端民主代替保守主义的自由;把宗教的仪式革命化,进而形成意识形态的政治神学。意识形态裁夺市民社会,并为市民社会所接受,是历史道德化、政治国家道德化的必然结果。最终出现的,是卢梭社会化学工程的终端结果,市民社会终为“恐怖美德”所化,形成整个民族从政治国家到社会细胞通体祛魅入巫——意识形态化。脱离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如果意识形态化其实比国家与社会合一的专制更为专制,因为人们不以专制为专制,反而认为是在实现高尚的目的,完成崇高的理想。

第四,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支持,只能走激烈的反传统之路。人们习惯于把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专制王权制度称为“旧制度”,而法国大革命无论在理论设计上还是实践中,都是激烈的反传统,并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激烈的反传统,使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中断,使文明的延续遭到破坏,在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中,不知不觉又在重复着旧制度。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秉持与传统彻底决裂的信念,这种与传统的彻底决裂支配着革命群众去砸烂旧制度的一切,因而革命的激进性是不可避免的。幻想在一个新的基点上立刻建立起一个民主制度、一个符合全民意志的宪政体制,一直支配着法国大革命。而民主传统和民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民主精神和传统,是一个进化的多种因素结合发展而来的,而在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市民社会不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法国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和导致民主的各种因素并存的国家,而大革命在反专制的同时,将已有的民主传统和正在成长中的民主因素一并抛弃。托克维尔总结到:“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天然秉赋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差异,以致即使他们不再相互仇视,仍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模仿,仍互不了解”^[4](第56页)。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4](第56页)。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同过去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前的法国虽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君主专制国家,2600万人口中有2000万农民,但在路易十四时代商业阶级已经兴起,革命前的贵族阶级虽是维护专制,但很多贵族出身于商人,1789年前夕,贵族中约有95%都出身于中产阶级^[7](第344页)。革命前的第三等级主要包括中产阶级、农民、工商业阶级。法国的“农民经济”延续了很多世纪,重农主义开始了农业革命的开端,18世纪30年代进行了法律上的改革,之后还进行了技术完善。大革命前的农民生活状况同路易十四时代相比已在改善。在这一时期中,资产阶级崛起的速度最快,由于受到重农主义理论的鼓动,政府降低关税、增加国外贸易,贸易额几乎加倍。

激烈的反传统意味着同等级制度的彻底决裂,而旧制度的法国无宪法而尊王权,“一个国王,一个法律”说明了国王的专制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同传统决裂意味着全民立宪的开始,所以大革命的进程也是一个不断立宪的进程,以新宪法的形式表明同旧制度的决裂。破除王权与专制,高扬自由与人权就预示着一个法律、权利和正义的新时代来临。大革命也是一个快速民主化的过程,突然地给予大部分人以政治权利和权力,平民与农民以前一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此时他们也积极参与。新宪法没有稳定的社会基础支持,新宪法是建立在渴望全新的热情与理性之上,因此宪法也就徒具形式。激烈的反传统、与专制的告别之后是又一个专制的复归,始终没有跳出“过去的掌心”。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4](第74页)。法国的专制制度比欧洲其他地区强烈,因此民众在摧毁旧制度中所投入的热情也最多,但打断了传统的延续和社会基础之后,代之以新的专制与集权,雅各宾恐怖将其推向高潮,拿破仑专政是其延续,直至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君主专制才宣告结束。

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同传统彻底告别的基础上建立宪政,实现民主,结果却导致了极端专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同过去历史的决裂,把形成市民社会的要素全部扼杀无疑是主要原因。革命之初,远在英国伯克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是与秩序和自由相抵触的,大革命与传统决绝,破坏秩序,从根本上破坏了自由,法国大革命走向专制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雅各宾主义?它是一种清除人们头脑中偏见的尝试,目的在于将所有的权力和权威都交给对人民的头脑进行启蒙的人。出于这一目的,雅各宾分子们决意要摧毁这个世界旧社会的整个构架和组织,依照他们的模式再造社会^[1](第177页)。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所侵犯的不仅是法国社会赖以存在的权利,也是所有社会赖以存在的权利。它不是党派对政党的胜利,它是对整个社会的摧毁和瓦解。托克维尔也指出,大革命之后旧制度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专制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4](第156页)。

第五,没有市民社会的基础,以全民的名义实行的直接民主,追求没有制约的极端自由,必然导致恐怖与专制。对法国大革命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一方面它是对专制制度最猛烈的荡涤,《人权宣言》和立宪使这场革命具有合法性,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并没有使法国实现民主政治即宪政,而是在专制与君主统治的反复中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在 17 世纪的专制统治下,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带领农村力量迈上工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先锋。王权继续严格控制法国,国王的统治是依靠官僚体系。而第三等级如西耶斯所说的什么也不是,在政治上一无所有。法国王权表面看似强大,但路易十五时代开始的卖官制度和腐败成风,已使国王对政治失去了控制,当最后召开三级会议时,标志着专制统治被推翻是不可避免的。1789 年没有土地的农业家庭可能要占法国人口总数的 60% 到 70%^[8] (第 56 页),贫苦农民急需土地,贫苦农民的处境促使许多人开始信仰激进的平均主义理论。激进的农民主张完全废除私有制,财产平均主义分配,并且农民对有产者的暴行看作是合法的、是革命的表现方式。雅各宾专政也需得到支撑和为革命恐怖辩护,所以一个阶级对一切反对阶级的革命开始了,这种革命逐渐推向高潮。此外,封建王权同盟的教会在大革命前的力量不弱反强,托克维尔指出:“路易十四摧毁了所有巨大的个体组织,解散或压低了所有团体,只给教士留下一一种独立生活的外表”^[4] (第 278-279 页)。

法国的民主政治革命采取激进的方式而忽略了民主力量的形成,采取的直接民主制形式虽然顺应了时代,但旧制度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而且专政时间还在持续。法国大革命不能标志现代民主制的开始,它是对专制政治进行革命的开始。它强调政治参与和结果的分享,而忽视了市民社会的稳步成长;它关注手段而不注意程序,这一切显得大革命是无序的进程。没有经验可寻,没有稳定的政治力量,抽象的理论原则使没有土地的农民,被剥削的城市工人,好战的手工业者,挨饿的无裤汉,这些被剥夺者找到了通向政治权力的捷径。他们需要一个领路人和精神领袖,雅各宾时代的公安委员会是一个政治集团,垄断了法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外交等大权,后来罗伯斯庇尔更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全部革命力量就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革命是按预先设定的道路进行的,表面上法国革命建立了一个公道的并合乎时代精神的秩序,制定了宪法,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消除了阶级的区分并以暴力维护自由。实际上,1789 年的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宪政的目标,主要是因为法国积聚的社会力量还没有成熟,虽然制定了数量众多的形式与内容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多部宪法,但拿破仑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大革命在制度突破上的失败。1789 年大革命最终戏剧性地证明,从陈旧的古代共和国的神话中,从自由公民为他的社会的无私奉献中,是无法产生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只有新的政治代议制理论和实践才能实现真正的宪政。

三、发展市场经济与工业化:法国宪政的确立

1799 年开始的拿破仑时代,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始于 1789 年,结束于 1799 年的事件显示了一场突变性的、本质上的社会转变,而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漫长过程中的一个片段^[2] (第 27 页)。通过革命摧毁了封建领主制度以及封建社会的特权等级,拿破仑执政后恢复了贵族政治和天主教的权威,但他制定的三部法典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民法典所确立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开始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1801 年和 1804 年法国取消封建特权,助长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米什莱在观察 1800 年的欧洲时指出,法国的群众在涌向兵营,而英国的群众则涌向工厂。在 1800 年以后法国的情况开始改变,但没有普遍的工业化。“法国想通过民主的大门步入近代世界,那她就必须亲历革命的战火,穿越充满暴力和激进运动的长廊,这一点是万难否认的”^[8] (第 83 页)。市场经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致的,法国为了实现大革命的目标,还得发展市场经济。大革命的贡献在于:打击了盘根错节的贵族特权体系,大革命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拿破仑恢复帝制时,同大革命的有利因素结合,资本主义工商业实力开始增长,但旧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冲突使法国政体还是不稳定,波旁王朝复辟、1830 年革命、1848 年革命、1852 年革命直至 1870 年革命,法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动荡与反复中发展起来的。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用暴力摧毁旧秩序是法国走上宪政的决定性一环,但其代价太大,因其农业经济的持久与专制的顽固,而暴力又是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的后果是为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其宪政之路刚刚开始。

1799 年至 1814 年拿破仑建立的是一个军人专政的政府,但以“共和八年宪法”作为伪装。其后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在政体上不断改革,如表达自由、两院制的设立等。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客观上使法兰西民族更加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不是贵族,而是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拿破仑奠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科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文官制度和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前身),虽然法国处于动乱之中但行政效率高和政府的运作一直是正常的。由于与英国的差距,法国采取了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传统生产部门和新兴部门齐头并进,就是在现代工业和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法国经济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古典成分。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不断变更的政体使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19 世纪最大的社会变化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角色的转换,1814 年后,贵族虽重返金字塔,但成分更为复杂。波旁王朝时期贵族占据统治地位,但已不能回复到旧制度的状况。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占有议席,成为反对派。1830 年以后,政治舞台中心由大资产阶级代替了贵族,大资产阶级与贵族的界限开始模糊,在 1880 年以后,议会、政府等权力部门的

多数终于被中小资产阶级占据。

19世纪法国现代化发展过程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成熟。法国人口的增长虽较其他国家缓慢,但在19世纪上半叶增至3500万,农业人口饱和,向城市转移,城市只有实行工业化才能吸收农业人口,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40年代发展加快,煤、铁、纺织业进一步发展,蒸汽机的应用提高了工业效率,40年代“铁路热”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在19世纪下半叶,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逐渐融合,中产阶级成了中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从这时起,中产阶级在成分上越来越庞杂,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在政治上取得成功。首先1848年革命改变了法国政治制度,表现在普选权的建立,这种普选权适用于一切政治机构:国会、省参议会、市镇参议会。中产阶级通过普选权,成为代议制的中坚力量。1872年,“一个新的社会已经来到并登上政治舞台”,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下半叶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在政治上日益和上层资产阶级分享权力,这标志着权力重心下移,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

法国的宪政之路是独特的。英国被看作是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后才发展民主政治,而法国是先发展政治而后才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革命时,无经验可寻,重建新制度是经常的事情,它的宪政之路是在革命与反动的交替中取得的,因为宪政的每一进步都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先前取得的成就得到巩固。不在原有宪法基础上进行修改,而是不断重新制定新宪法,是政治生活缺少和解或理解的标志,也显示出制宪机构的脆弱与缺乏社会基础。在革命与反复中,随着社会基础的成长,宪法走向稳定,1875年宪法成为法国以后宪法的蓝本。但法国的激进革命方式,对那些封建因素较多的国家影响很大,尤其是市场经济不发达而急于走上宪政的国家更是如此。

[参 考 文 献]

- [1] [英]伯 克. 自由与传统[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2] [美]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3] [意]拉吉罗. 欧洲自由主义史[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4] [法]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5] [美]房 龙. 宽容[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 [6] 高 毅. 法兰西风格[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7] [美]杜兰. 世界文明史:伏尔泰时代[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 [8] [美]摩 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车 英)

Soci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French Constitutional Way

CHENG Hua

(Law Department,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8, China)

Biography: CHENG Hua(1971-),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Law Department,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and jurisprudence.

Abstract: Social structure before French Revolution decided that its constitutionalism process is full of reversals and zigzags. Features and indications of French Revolution and reversals of its constitutionalism process showed that social foundations for constitutionalism hadn't come into being at that time. French Revolution prepared for the civic society 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constitutionalism. Within almost one century Revolution repeated over and over and social foundations for constitutionalism took shape gradually. Meanwhile, its constitut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steady.

Key words: constitutionalism; social structure; French Revolution